

開放文學－歷代筆記－金鍾傳
第五十八回 聽友言一心歸隱 奉親命雙孝入庠

話說喻太初言及謝杏村有信寄與李金華，說著，便同黃興向馬元龍家而來。到了塾中，與李金華相見，即將書信遞於李金華。李金華拆看已畢，黃興道：「先生開了獨得之妙了。書中是何意思，可賜聞否？」李金華道：「何必賜聞，即請一觀罷。」說著，便將書信遞過。黃興道：「多謝厚賜。」說著，便看了一遍。向李金華道：「先生以為何如？」李金華道：「何必性急。慢慢著說罷。」黃興笑道：「先生誤矣。你的大事，誰人性急？」喻太初道：「你們二位打開了啞迷了。書中怎樣意見，何不說明呢？」黃興道：「上面無非是謝吾們先生收留其姪。及先生娘子扶柩歸葬，並問吾們先生幾時迎娶。就是這些事。喻兄台明白了沒有？」喻太初道：「李兄台斟酌斟酌的罷。」李金華道：「書中既說將賀淑媛認為義女，便情同父子了。再者父母之表，乃是大事，豈可身在孝服，居然嫁人？就是舉吾心中也不能奪人之孝，總要待他三年孝滿方可迎娶。若不論此，譬如男家罷，亦可戴孝娶妻麼？戴孝娶妻，人將說他禽獸不如矣。男家既不自陷禽獸，又焉得陷人於禽獸中？」喻太初道：「三年之後，先生還是成名之心。至於這些話，皆是敷演出來的。」黃興道：「若再不成名呢，還等三年哪？三年再不成呢，又得等三年。一輩子不成名，就得打一輩子光棍了。寧作光棍漢，不為無義郎。吾勸先生別這麼泥摸了。」李金華道：「黃兄台你這麼大年紀，怎麼好胡拉亂扯的。我說的是親喪要緊。」黃興道：「如果賀太太死後，只剩尊嫂一人，無人照管，當如何呢？」李金華道：「也得成全其孝。或接到至戚家，或在我家另院居住。禮可從權，孝難改變服滿再娶。」黃興道：「先生說男家戴孝娶妻，禽獸不如，如或父死或母亡。家有鰥父寡母，無人侍奉，暫且娶來為侍親之計，那也不可麼。」李金華道：「越說越離了板了。他兒作甚麼，就侍奉不了麼？孝當自致，待媳盡孝，自待何為。將苦塊餘生，一片哀慟，化為琴瑟歡樂，烏乎可。我說你胡拉亂扯，還是要胡拉亂扯。」喻太初道：「李兄台正言警人，不勝拜服，只好三年以後，饒兄台個雙喜酒罷。」

說話之間，馬元龍聞知喻太初回來，遂到書房與喻太初相見。見面之時，自然道了些辛苦。一時飯已齊備。用過了飯，喻太初仍在觀音堂安榻。住了幾天，終日與杜雨亭談佛說法，大覺惺悟。始知三教同源，並無二理。吾道一以貫之，喻太初一旦豁然矣。少別門戶，便為異端。毫釐之差，便謬千里。

這日到了李金華塾中，要告辭回南，叫李金華寫信帶往滁州。李金華強留不住，遂寫好書信，無非是三年迎娶。感謝謝公一片等語。喻太初辭別李、申、杜、黃、馬、陶諸人，喻太初與諸友一別，從此飄然長往矣。善緣雖有盡期，仙緣豈有盡期耶。直赴滁州。

謝杏村見信，正合其意。喻太初回到江寧終日參禪，不理俗務。一日早起，沐浴漱口，援筆在屋壁之上寫道：

不醉不醒六十年，昏迷未識個中禪。

自從一赴長安後，打破紙窗見碧天。

寫畢，穩坐竹床，安然而逝。家中妻子，知為羽化，遂叫木匠作了一龕，將喻太初之屍請入龕內。數日之後，面色如生。與喻太初素厚者不令殯葬，遂在蓮花峰修一喻仙祠。妙哉喻仙之成何其不覺費力耶，蓋因平日有修靜工夫，所差只未得真一耳。一經金華為之辟明，兩亭為之指點，悟破初心。渾然太和，羽化而登仙矣。修道者果能如是，自有不難豁然而悟道者，將見蓮花峰上，仙侶濟濟，又不知添多少仙祠矣。有人求禱者，無不靈驗。後相傳為美談焉。

且說喻太初自善莊走後，待了幾日，便是大興縣試之期。黃興聞知，欲令黃心齋入試。與李金華商議。李金華道：「心齋雖然年長，開筆已久，還沒有誠齋筆下清白哩。他兄弟二人縱然文已成幅，那堪入目，再用幾年工夫入試未遲，何必輕入考場以致獻醜。」黃興道：「吾們這裡湊成幾百字便能進學。至於鄉試場中再用工夫，無之不可。」李金華道：「既欲叫他人試，我亦不能強阻。叫誠齋去罷。他哥哥進學，他也落不下。只有他進學，剩下他哥哥的。」黃興聽了此話，與申孝思、馬元龍說明，叫馬樂孝與許順湊在一處唸書。黃心齋兄弟拜過先聖老師，回家拜過祖先牌位以及爹娘，隨黃興同李金華四人挾資進城。到了城內，至於畫年貌，拜保師，買卷子等事不必細題。

到了考期，黃心齋兄弟五鼓進場，西刻交卷。兄弟二人出得場來，黃興早在場外接待，迎面問道：「甚麼題目？」黃心齋答道：「首題是君子務本，次題是主忠信，詩題是學然後知不足。」以是題考一縣之文風，正以是題驗文章之實行也。黃興道：「作的文章也順當否？」黃心齋道：「我弟弟文章卻是明白。」黃誠齋道：「我哥哥文章也通順。」黃興道：「果然麼？」黃心齋道：「在書房裡作過這兩題。」場中遇窗課，固屬一幸。然之用僅作此兩題文字，更無日不作此兩題實事也。黃興聞此，滿心歡喜，遂同回寓所。

黃心齋兄弟拜過李金華，又拜過黃興，然後站在門旁。李金華也問了一遍，黃心齋對答如前。李金華道：「這一場取著了。覆試再說罷。」待了兩天，頭場案張出，黃心齋兄弟全在十名以裡。幾日考畢，黃心齋取了個第十，黃誠齋取了個第八。案首卻是鄭立身。修身立名，考冠大興。李金華甚覺歡喜。黃興之樂自不必題。

回到家中，陶同來望。聞知案首是鄭立身，遂宅異道：「上年青苗會不是拿住一人，叫鄭立身麼？」李金華道：「同名同姓的人多的狠哩。」陶同道：「吾也想到這裡。那麼個沒出息的東西萬不能如此。」李金華道：「這可莫選老了價錢。士有孝行，聲價百倍。那個人果然是偷麥子麼？人家為的是麼，陶兄台你也聽見說了。」陶同道：「聽他那些話哩！拿住作賊的，他不說家裡有老爹，就說家裡有老娘，先生你也過於心實。」

說話之間，馬元龍進來道：「先生記得鄭立身不？」李金華道：「怎麼不記得，與陶兄台正說此人哩！」馬元龍道：「今年案首就是他。剛才有青雲店的人從此路過，說案首是他莊裡的呢。」陶同道：「上年吾也沒見過他。李兄台見過，想是不錯。」李金華道：「好人品哩。說話也不俗。再者是一個孝子。」陶同道：「既然有好樣子，又能言語，無怪乎取案首。至於孝子，別說取案首，中解元也是應該的。」李金華道：「陶兄台這個嘴就是無理反纏。一個時候人家沒出息，一個時候又該中解元。你自己說著，也不覺礙嘴麼？」陶同道：「吾沒見過他，知道是個麼樣的？李兄台既然那麼說，吾焉得不這麼說？果然不是孝子說該中解元麼，中狀元也是應該的！」非至孝感天地，孝冠天下者，不能中狀元。四個人說了回閒話，各回家去。次日照舊上學。

待了月餘，府考調齊，黃心齋又取了案首。特取其正心耳，驚天動地，豈止冠蓋一府。考畢接上院試，黃誠齋進了案首。特取其誠意耳，實孝實弟。毫無自欺，當以誠齋為第一流，故推誠齋為文章第一名。黃心齋進在第五，鄭立身進在第三。玉尺衡才，取士不苟，統三場觀之。各有分寸，意誠而後心正，心正而後身修，此三子者，文章也。皆孝童也，將見聯步雲梯，不第雙孝入庠已也。黃興見他二子入庠，樂不待言。客不離門，熱鬧了好幾天方才過去，仍舊上學。

這日李金華正然獨坐，忽見一人躬身進來，深深一揖。李金華慌忙陪過。並不認識那人，便讓那人落座。欠身問道：「領教兄台尊姓芳名，家居何處？」那人剛要答話，陶同也來了。三個人又讓了一回，方各落座。陶同也問那人姓甚名誰。要知端的，下回分解。

注解：

且自有孝服一說，而天下之相沿於不孝者何多也。君子之居喪也食旨不甘，聞樂不樂，居處不安，彰彰然矣。當父死母亡之際，正泣血毀形之日，即寢苦枕塊，尚難報罔極於萬一。宴會且不可，況娶妻乎，戴孝娶妻，不孝也，是人而禽獸之行也。既禽獸矣，始則群疑為不孝，而托詞諱之。繼則共忘為不孝，而相與安之直禽獸不如矣。彼在制生子，罪在不赦之條者，非不應孝服之明證也哉。因歎四民均歸儒教，實非儒教焉，夫儒教固以孝為本者也。非特儒教以孝為本，佛與道亦莫不以孝為宗，何也。為聖為賢

者孝也，為佛為仙者亦孝也，明乎此，可以學儒，即可以學佛學仙。喻太初羽化靈驗，固由杜兩亭之談佛說法使然，實因李金華之論孝服啟之也，所以人之為學，首孝弟而次見聞，誠以功名之得失，在孝行不在文章耳。雙孝入庠其大較焉。即陶同之論鄭立身，亦非以其文章而論之也。則甚矣，孝之時義大矣哉。

理注：

卻說喻太初，自滁州回來，於杜兩亭廣談佛法，大覺惺悟。杜是先天真性，喻是後天識神，識智相印方能轉識成智，所以回家閉門不出，端然而逝。是識神歸源。又言黃氏弟兄，同時入庠，是孝感生吉。

偈雲：

大初會兩亭，識神轉智成。